

公務人員雙語能力之培育

— 如何學習以及學什麼？

李佳容¹

摘要

全球英語 (global English) 的時代已經來臨。根據學者的估算，目前全球約有十億人口講英文，而其中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士 (native speakers) 僅約占三億多。本文從公務人員為何要朝向國際化的雙語能力培訓談起，探討我國公務人員在面對全球英語及多元文化時代 (multicultural era)，應該如何擁有雙語溝通能力以及應該學習哪項第二外語？本文也藉由分析成人語言學習者的特性，探討成人語言學習者的學習動機，並透過介紹最新的語言學習工具與模式，來思考我國公務機關，可以如何透過組織，建構出更符合 21 世紀語言學習趨勢的環境。誠然，語言學習的方式、內容以及環境氛圍的建構，很可能會影響到我國公務人員語言學習的成效。因此，本文認為，設立一個專責全國各公務機關的「語言學習諮詢機構」，協助我國各公務機關，更完整地規劃機關內雙語人才訓練課程與環境，方能讓各級政府真正培育出能帶領我國朝向 2030 雙語國家邁進的公務人才。

關鍵詞：2030 雙語國家、雙語能力、學習動機、學習非英語 (LOTE)、多元語言能力 (multi-competence)。

¹ 社團法人翻轉教育與行動學習學會理事長、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。

壹、前言

在 21 世紀的今日，英語作為一個全球語言，已是一顯著的現象。根據學者的估算，全球約有十億多人口講英文，而這個數字約占全球人口數的四分之一。我國有鑑於英語在世界已發展成霸權語言的態勢，在 2018 年 12 月，提出「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」，以「厚植國人英語力」與「提升國家競爭力」兩大政策目標，希冀將我國在 2030 年時，打造成「雙語國家」，而這個雙語，當然指的是「中文」與「英文」。

其實英語在 21 世紀成為全球的語言，其中很主要的一個原因，乃是因為它具有「工具性的價值」(instrumental value) (Ushioda, 2017)，也就是有相當的實用性。因為在現今許多的國際場合，英語已是主要的溝通語言，此外，英語在國際貿易中，也具有市場經濟的主導性。許多歐洲的多語國家，也希望世界各國對歐洲非英語的語言有更多的認同，歐洲仍有 79% 的公民認為，英語將是未來職涯發展中最具競爭力優勢之語言 (朱景鵬，2021)。我國的雙語國家政策，也是英語全球化下的一個產物。

不過，研究第二外語學習 (second language learning) 的學者也點出，即便英語儼然成為全球語言，且學習英語具有其「實用性」，但在多元文化 (multicultural) 及多語主義 (multilingualism) 的影響下，學習非英語 (learn

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, LOTEs)，也更應該受到關注，尤其是語言學習者「學習非英語」的學習動機(motivation)，應該重新被理解與探究(Ushioda and Dörnyei, 2017)。而對於我國來說，當我國提出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的同時，也應該重新檢視，是否還有其他非英語的第二外語，也應當受到關注，例如，我國新南向政策主要往來的國家的語言？

本文要探討的，是我國公務人員在政府提出「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」的同時，應該如何增進其語言學習的實質效益？至於我國公務體系可以規劃什麼培訓課程，來增強雙語人力的培育；公務人員進用的考試，是否也可以在考科比例上進行調整，可參考學者張煒雯（2021）、呂育誠（2021）及考選部考選規劃司編纂黃明昌（2021）在「國家菁英」期刊中的論文發表。
NATIONAL ACADEMY OF CIVIL SERVICE
本文將從成人語言學習的特性、有效性及實用性，探討我國公務人員在進行雙語學習時，可以採行的學習方式及內容。當然，語言學習及應用之間的連結，也是影響學習語言成效的一個重要因素，因此，如何在制度上強化這兩者的連結性，也是本文希冀探討的內容。

貳、影響公務人員雙語能力培訓之因素

一、國際化之因素

誠如上述，我國公務機關的國際化（internationalization），乃是因為受到全球化的影響，而在過往雙語化的各項計畫中，已獲得初步的成效，包括：提升相關公部門及民間服務的英語程度，在景點區加強告示牌、路名及點菜菜單的雙語化標示。同時，政府也建制「雙語資料庫學習資源網」資源平台，方便國人上網自主學習。² 不過，當政府從上而下推動這些計畫的同時，也必須重新思考我國進行國際化的意義究竟為何？是否能在多元文化的趨勢帶動下，建構出更能符合 21 世紀的學習理論的第二外語學習環境？

歐盟旗下的國家，本就多屬於「多語制」的區域。³ 因此，當歐盟國家在探討其公務人員之「語言培訓」時，便非常注意到「非英語」之語言與文化習得的重要性。除此之外，OECD（2017）在其培訓計畫中也不斷強調，文官的培訓除要「適應改變」外，也是要能夠「帶來改變」（for a change），而這些改變的其中一個項目，就是為提供更好的服務（better service）。因此，在政府從上而下的制定 2030 的雙語國家政策的

² 參考自政府文件「2030 雙語國家政策（110 至 113 年）」，109 年 8 月之版本。

³ 「多語制」指的是「社群」或「個人」，使用兩種（亦稱雙語）或兩種以上語言的現象。世界有 90% 以上的人民處於雙語或多語社會中。

同時，也可以讓我國公務人員思考：在其所在的單位，究竟可以「如何帶來改變」、「如何提供更好的服務」？而這些「改變」，除公務員本身必須強化其核心職能（core competence），以增進公共服務品質的大目標外，政府也應該提供相關的政策配套措施，讓這些改變可以持續而且有效（effective）。

二、語言學習之環境建構因素

歐洲現代語言中心（European Centre For Modern Languages, ECML）是歐洲理事會旗下一個專門辦理語言訓練與課程諮詢的機構。此機構設立的目的，就是在促進歐盟國家的語言教育（language education），設立各種語言學習計畫與諮詢，期望達到促進各國理解彼此的語言及文化的目標。Slivensky 整合其在 ECML 的教學與工作經驗以及其他專家學者的建議，提出當代雙語學習課程內容設計的建議（Slivensky, 2020, p.32）：

- 必須是「多語言的」，跨文化而且是具有包容性地去看語言學習這件事情；
- 學習是內容取向的（content-based）；
- 必須是與生活連結在一起、很真實（authentic）的語言學習內容；
- 可以透過虛擬平台學習的方式並透過全球性的議題進行學習；

- 學習內容應當是複雜的、任務導向的，而且是朝向問題解決的方向去設計學習目標；
- 課程須為有創造性的（creative）、遊戲性的（gamified）、精美的（artistic）；
- 學習者可以自我整合與並發揮自主學習能力；
- 課程是開放的、多元的以及是可以讓學習者願意朝向終生學習目標邁進。

當然，上述所描述的環境建構，不僅適用於如公務人員這種成人學習者的語言課程與學習環境、氛圍之建構，也是學校教師、學校政策制定者，在進行語言教學設計及政策方針設定時，必須注意的面向。若要達成上述的雙語課程與環境建構的目標，便必須結合現代科技來輔助語言學習，同時必須設立如 ECML 的專責機構，來協助與諮詢，來達到上述雙語學習的目標。關於設立專責機構這個部份，在教育部「2030 雙語國家政策（110 至 113 年）」計畫中亦有提到類似概念。⁴

三、語言學習動機之探討

全球英語的時代到來，首先受到衝擊的，便是英語非官方語言的國家所制定的語言學習教育政策。而語言教育政策的制定，又必須參考學

⁴ 該計畫第七頁闡明，國家發展委員會應該成立專責單位，設立專案辦公室來，推動各項雙語國家的政策。

者專家研究第二外語學習的相關研究成果，這其中也包含語言學習的動機問題 (motivation)。但是，近期仍有多關於第二外語語言習得 (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, SLA) 發表的論文，⁵是把英語當作「想當然爾」的第二外語，而這也會造成分析語言學習動機之研究上的偏誤 (bias)，尤其多數的這些論文，忽略不同文化、民族的語言學習者在學習外語過程中的自我認同問題 (Ushioda and Dörnyei, 2017)。因此，學者們也提倡，關於語言習得及語言學習動機的研究，應該注入更多非 SLA 架構下的研究，例如：「多元語言能力架構」(linguistic multi-competence framework)，這個架構更強調建構「學習者」或「學習社群」系統性非英語第二外語學習的思維。

NATIONAL ACADEMY OF CIVIL SERVICE

因此，綜合上述，對於我國公務人才雙語能力的培育，可以從語言習得理論以及多元的第二外語學習架構入手。其一，在現在全球英語的趨勢影響下，一個人「英語的好壞」，已不只是「成績」的問題，甚至會影響到其就業力 (employability) 及職場升遷之潛能。因此，我國公務人員雙語人力的培育，的確應該如許多研究者所建議的，採取策略性布局，從人才招募、考試、訓練、任用等各階段，都納入考試制度變革範圍中；而作法上，則可基於未來工作特性與需求，採行不同的篩選或評量 (黃明昌，2021)。但英語教學者 (teacher) 或英語學習者 (learner) 在增強

⁵ 根據 E. Ushioda 與 Z. Dörnyei 的估算，過去 10 年，有超過 70% 關於 SLA 的論文，是以「英語」當作第二外語在研究。

英語的學習動機時，可加強學習者學習的內容與工作之間的連結，因為這項「可轉移技巧」（又稱「帶得走的能力」）（transferable skills），很有可能影響到未來職場的升遷或加給。

其二，在「多語主義」（multilingualism）與多元文化的影響下，雙語學習也從學習英語，漸漸轉變為讓學習者選擇其所欲學習的第二外語。以歐盟國家為例，英文固然是歐盟的官方語言之一，但是對於某些地區的民眾來說，學習與該區域並行的特殊語言（regional language）、少數民族的語言（minority language）或甚至是跟文化傳承有關的極少數語言（heritage language）（Ushioda, 2017），都應該成為第二外語學習「可以選擇」的項目。

NATIONAL ACADEMY OF CIVIL SERVICE

對於我國公務人員雙語培訓而言，語言學習的動機，很有可能會因為公務人員所在的服務區域，使用到不同的「第二語言」（second language, L2）而影響其學習動機。例如：在都會區、觀光區的公務人力，可能會使用到英語或是日語、韓語、泰語等有較多觀光客到訪國的語言。但若該公務人員所在的區域，有較多新住民或是我國的原住民，則對於該地區的公務人力來說，學習新住民的語言或原住民語，似乎更能引起其雙語學習的學習動機，因為這是工作上的需求動機。

參、成人之語言學習之探究

在我國過往推動國際化的過程中，有許多政策已建制相關的基礎，包括「營造英語生活環境建設計畫（91 至 96）年」、「營造國際生活環境建設計畫（97 至 98）年」及「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（99 至 101）年」等計畫，這些計畫特別是針對拓展臺灣觀光資源營造雙語化的硬體環境，去進行改善。⁶不過現階段的雙語國家發展，比較是從「需求」的角度出發（張煒雯，2021）。因此對於公務雙語人才的培育，更應該從理解成人語言學習者特性的角度思考，理解其需求，方能提供適合成人、也更 E 化的自主學習管道。

本文已闡明公務人員學習雙語是必然的趨勢，其中也包含非英語的外語學習。但是成人學習學習第二外語的動機與方式，與兒童相當不同。一來是成人學習的方式比較可以採取自主學習的模式，二來，成人在第二外語習學習，比較是目標取向的，不像兒童相較是全面性地去學習一個語言。下面便要討論成人語言學習的特性與學習方式。

一、成人語言學習之特性

成人語言學習者（adult language learner）的特性即是，他們在學習語言是目標取向（goal-oriented），是為達到某種目或符合某種需求而學

⁶ 參考 2018 年行政院公佈的「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」，頁 1。

習語言的，這些目標可能包含增進自我的學習成效、希望能夠藉由增進語言實力而獲得升遷、因工作需求而必須學習或甚至單純想成為成功的雙語使用人士（bilingual）。而當學習的目標是由成人自己訂定時，他們的學習成效最為顯著（Smith & Strong, 2009）。

研究也顯示，成人學習者比兒童有更多的認知能力及對於語言理解的能力（Robinson, 2005），這使得成人語言學習者相較於兒童、青少年，較能清楚表達或選擇他們自己傾向的學習方式與方略（styles and strategies）。最近期的研究也不斷在挑戰過往認為「成人學習者無法將第二語言學習到與母語人士（native speakers）一樣好」的研究結果，雖然對於這個論點的辯論仍然持續著，但這個研究想要提出的觀點是：即使超過了學習第二外語的語言學習關鍵期，⁷成人依舊有可能成為一位成功的多語言專家，也就是把第二外語學得非常貼近於母語人士（Smith and Strong, 2009）。

二、與工作有關的雙語學習

由於成人語言學習者通常是目標取向的，因此語言學習的內容，若是與其生活或是工作直接有關，將有助於成人語言學習者增進語言學習的動機。對於公務人員所應當學習的外語內容，若能將語言的學習，連

⁷ 支持語言「關鍵期假說」的人，大多會引用 Eric Lenneberg 在 1967 年所提出的理論。更多關於語言學習關鍵期假說，可以參考天下雜誌《幾歲開始學英文最好？語言學教授：打破迷思，成人也能學好新外語》的報導：<https://www.cw.com.tw/article/5097768>。

結到工作需求，便較能展現其學習成效。尤其是當代的語言學習，更加注重「多元語言能力」(multi-competence)，亦即使用二種以上語言的學習者，比只會使用一種語言的學習者，在心智中 (mind) 擁有更多的相互連結 (interconnections)，這使得他們的能力，不是只是「像在一個房子裡增加更多的房間」這種增建的能力而已，反而是「把原本這個房子的牆，打掉重建」這種多元重組的概念 (Cook, 2008)。Cook 也建議，學習者可以把語言學習的目標，訂定在成為一個能夠順暢使用第二外語溝通的成果，而不是要讓自己的語言學習趨近母語人士，因為後者對大多數的人來說，非常難以達到的。我國公務人員的雙語學習內容，應該朝向「務實」且「可順利溝通」的方向去進行設計。而當語言的學習能夠結合其個人的需求時，有助於這語言使用者 (second language users) 界定其所需要的語言學習範圍，也有助於學習成效的評量。

若我們把文官的語言學習訓練，界定在與工作有關的雙語學習 (work-related L2 learning)，政府相關單位可以針對以下的方向進行語言培訓內容的規劃：⁸

- 使其意識到第二外語的學習在工作上的重要性；
- 分析其學習需求；

⁸ Council of Europe

<https://www.ecml.at/TrainingConsultancy/Languageforwork/tabid/4351/language/en-GB/Default.aspx>

- 可採用不同方式介入其正規 (formal)、非正規 (non-formal) 與非正式 (informal)⁹ 的語言學習；
- 協助其發展自我的學習資源；
- 評估語言訓練介入的成效。

三、成人雙語學習者多元之自主學習管道

隨著科技的進步，許多線上學習工具也在近五年被逐漸開發出來。

這些線上學習平台或工具，很可能會徹底改變 21 世紀語言學習的方式或改變學校的學習模式。以往的數位學習平台，例如大專院校所引進的 Moodle 學習平台，在學習上，雖然有互動討論區，但較無法搭配教師影像或影音的同步解說或回饋。拜網路速度的升級之賜，近 5 年所發展出來的線上學習平台，如 Udemy、Coursera、Hahow 等，不僅能放置靜態的教學內容，還能搭配教師預先錄製好、設計好的教學影片及容易上手的數位學習講義，使得學習不再限於「學校的環境」。這些平台大大改變 21 世紀人類的學習模式，而筆者相信，其影響將持續在未來的十年發酵。

在語言學習的領域中，目前的語言教學方式上，大體可分為「實體／面對面」(face-to-face learning) 或線上學習 (online learning)。實體的

⁹ 正規的語言學習方式為有教學大綱與評量的正式課程。非正規的語言學習方式指的是發生在課堂以外學習，但還是在某種架構中發生的語言學習情況，例如：實地考察、參訪等。非正式的語言學習方式，是指非刻意安排而自然衍生的學習狀況。

教學，就是由教師於教室現場授課，是同步的。而線上學習，則有許多變化，它可以是線上但非同步的，例如：教師預先錄製好教學影片，學生自行找時間上網觀看，做練習題。它也可以是同步的，透過 LINE、Skype、Zoom 等通訊軟體，跨越距離的障礙，提供教師進行跨域同步線上授課的機會。以上這兩種學習方式，在 COVID-19 疫情爆發後，明顯有增加的趨勢。最後是，語言學習者，也可以透過如虛擬實境學習平台或社群媒體，在非正式的學習環境中，學習到許多雙語的日常用語。這個方式看有圍繞在一位「特定的老師」，學生是藉由線上豐富的材料，進行自主學習。所以對於該語言已有點基礎的成人學習者，可以很方便地透過這種方式進行學習。

NATIONAL ACADEMY OF CIVIL SERVICE

總之，無論是哪一種學習方式，雙語學習的環境，已不再侷限於某個空間如教室內，由某位老師進行授課。而無論學習者是在哪種環境學習第二外語，在 21 世紀的全球英語的趨勢帶動下，語言學習的內容，很可能會從傳統的把學生當作「第二外語學習者」(second language learners) 來培訓，轉變為把學生當作「第二外語的使用者」(second language users)，也就是語言的學習者不再追求近乎母語人士的語言習得，而是要把語言學習到可以「使用」、「溝通」、「理解」。¹⁰這些學習平台的出現，也協助建構出當代雙語學習的環境，增加成人得以「隨時隨地」自主學

¹⁰ 更多關於此觀念的提倡，可參考 Vivian Cook 的書 2008 年出版的「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Language Teaching」一書。

習的可能性。以下為當前，在語言學習實務中，經常使用的學習方式：¹¹

(一) 實境學習、影片平台與社群媒體 (Video Platforms and Social Media)

1. 虛擬實境學習 (Virtual Reality, VR)：這種虛擬實境的學習環境，是透過虛擬的方式，讓學生可以近乎親身經歷某種情境。例如：體驗與其他人一起走在倫敦的攝政街上，並聽取導遊介紹大街的歷史，身歷其境。
2. 擴增實境學習 (Augmented Reality, AR)：擴增實境平台就是如寶可夢 (Pokemon GO) 遊戲一般，可以讓使用者走到某定點後與虛擬的人物互動。這種學習方式，不僅會讓學習更有趣，也可以結合「問題解決」主題來學習語言。
3. 影片平台：諸如網飛 (Netflix) 或是 Youtube 的各種語言學習頻道。這些頻道提供第一手的外語學習資料，學習者可以透過追蹤頻道或是觀看外語電影、影集，來學習語言。
4. 社群媒體平台：諸如臉書 (Facebook)、TikTok、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平台。這些平台充滿母語人士對日常生活的分享或是對於特定議題的評論。這也讓有心學習語言的學習者，可以有便

¹¹ 最新之語言學習方法，可參考：<https://www.fluentu.com/blog/educator-english/english-language-teaching/>。

利的管道學習母語人士所使用的語言。

(二) 跨語言學習 (Translanguaging)

所謂跨語言學習是指，語言學習者可以透過自己的母語，或是其他已經熟悉的第二語言，來學習「新的」外語（如第三個外語），以達到跨語言學習的功效。有趣的是，這個學習方式與早期語言學家的建議是相衝突的。早期的第二外語習得 (SLA) 研究發現，學習第二外語的學習環境中，應該盡量避免讓學習使用母語 (First Language, L1) 來學習第二語言 (Second Language, L2)。但 Cook (2008) 認為，禁止語言學習者在課堂上使用自己的熟悉的語言以及邏輯，去學習第二外語，並沒有辦法真正阻絕語言學習者「在腦中」使用自己的語言去學習第二外語。教師應該想方設法善用學習者熟知的語言，來幫助學習者學習第二外語。對於成人語言學習者來說，最佳的跨語言自主語言學習方式，可以是閱讀自己喜歡的原文小說，並透過雙語對照的方式來學習特定語意及詞彙在外語的正式用法。

(三) 「自己動手做」學習 (DIY Learning)

對於成人語言學習者來說，DIY 的語言學習，可與工作連結。例如，學習者把自己的履歷、工作上撰寫的電子信件、工作申請文件、

成果報告書或甚至學術類的文章，轉換成欲學習的外語。而成人在進行這些轉換時，是自行安排下班或下課後的時間去學習的。當然，這種較屬於「半正規」的學習方式，必須搭配「導師」(mentor)或是「語言學習教練」(language coach)，確認學習者的 DIY 學習的內容是否正確。雖然線上語言學習的材料很豐富，但是仍需要專業的教師進行回饋、改正，甚至搭配測驗，才能獲得具體的學習成效。

肆、公務人員雙語學習環境之建構

當我國希望在 2030 年成為雙語國家時，公務人員的雙語培訓環境與方式也應該與時俱進。雙語訓練課程的設計者，應該要思考如何搭配實體教學與線上學習，延長語言學習者的學習成效。而要讓公務人員的語言學習成效持續「發酵」，公務人員真正能在職場上發揮「帶得走得語言能力」(transferable language skills)，公務機關對於課程的設計、學習誘因的搭配，便是在公務人員強化自主學習與學習動機的「個人層次」外，再透過「組織層次」予以加強，所建構出的整體的語言學習環境。

本文在前述曾以歐洲現代語言中心 (ECML) 為例說明，該組織除針對歐盟會員國的雙語教育進行各式課程的設計外，也提供會員國語言學習諮詢服務，例如：語言學習訓練計畫的設立，需要哪些資源進行整合、哪些地方

性配套措施 (specific local initiatives) 或政策性的配套措施 (policy initiatives)。這樣的諮詢服務，在語言學習訓練的環境建構與誘因設計上是很重要的一環，因為要促成人語言學習者的學習成效，不只單純需要語言學習者強烈的內在動機，還必須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搭配，方能讓語言學習者提升其學習成效。而這也是為什麼在教育部公告的「2030 雙語國家政策 (110 至 113 年)」計畫書中，也強調國家發展委員會 (以下簡稱國發會) 應該設立專責的機構，提供政府必要的諮詢並進行資源整合。

除此之外，公務人員的語言學習內容，也應該配合公務人員的職等進行設計。例如，簡任文官可以學習較多與「談判技巧」(negotiation skills) 有關的用法 (例如：主持會議的語言、促進腦力激盪的引導式語言、與法律背景相關的語言、調解或協調部會與部會間或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衝突的語言)；薦任文官可能比較需要的是個案的探討 (case study) 或是任務導向的學習 (Task-based learning)，讓他們熟悉日常工作中，常用到的詞彙；委任文官可以考慮學習與日常對話有關的詞彙、句法，尤其是第一線面對新住民、移民、各國觀光客的公務人員，他們最需要的可能是指示性的語言訓練，例如：告知詢問者，前往某個地方或是瀏覽某個網站等這樣的單字、片語或句子，而這又可以透過如情境教學法 (Teaching Proficiency Through Reading and Storytelling, TPRS) 的方式來學習。

以往我國在推動國際化的各項計畫中，已經強調過政府網站的雙語化建

構。而在政府 109 年提出的 2030 雙語國家計畫中，則進一步建議將針對政府招標文件內重要名詞，提供標準化之英譯，並鼓勵各部會就適用 GPA 且可吸引外商投標之案件，提供招標文件英譯本或摘要英譯本。¹²其實這些項目，政府單位應當會找尋專業的翻譯公司進行文件的翻譯或詞彙的整合，因此，這也不是我國培訓公務雙語人才的主要目的。我國的公務雙語人才的培訓，反而應該是要建構在核心職能（core competence）的架構上，讓公務員能順暢地運用外語溝通、談判、領導與協調。例如，假如外籍商業集團到臺灣投資，提出不合乎我國法規或國際規範的要求時，具有雙語能力的公務人才應當要能判斷並進行跨部會的整合，最後透過正式的信件，告知對方政府的立場。而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，反而是其能否進行跨部會、跨領域、跨文化的團隊領導並達成目標的能力，其中當然也包含能夠順暢使用外語來溝通的能力。

伍、結論

日前國發會提出「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」，訂定政府將以 2030 年為目標，打造我國成為「雙語國家」，以提升國家發展的競爭力，開拓多元發展的方向。在政府揭櫫的政策方針中，自然是以「英語」作為我國雙語國家發展的主要第二外語。

¹² 參考自行政院 2018 年 12 月公佈的「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」，頁 9。

但若從公務人力核心職能（core competences）培力的角度來看，若「語言」培訓是一個與世界接軌的趨勢，隱身在「語言」背後的文化及其所代表的意涵，是否也應該逐漸成為語言學習者在學習外語時，必須強化的學習重點？畢竟，影響順暢溝通的因素，除語言與文字的表達外，很多的時候，反而是因為文化的隔閡與對彼此的不瞭解所導致的。這個現象，又以歐盟國家在接受許多難民移入後，面臨各種語言與文化隔閡時特別顯著。因此歐盟理事會在其語言人力培訓計畫中，也特別強調針對歐盟官員的語言學習訓練時，必須注意到隱身在語言背後的文化層次（Newby, Heyworth & Cavalli, 2019）。

本文從英語已然成為全球化的霸權語言談起，試圖分析「英語學習」與「非英語的學習」在我國公務雙語人才培育中所扮演的角色。我國政府已經訂定將在 2030 年把我國打造為雙語國家，而從國家的層級來看，學習英語的動機會持續與「需求」、「實用性」、「優勢」、「社會資本」、「權力」、「升級」、「人口移動（含移民）」以及「都市化程度」等因素有關（Ushioda, 2017, p.471）。但從個人的角度來看，語言的學習，無論是英語或是非英語的學習，都會跟學習語言的方式與內容更息息相關。至於公務組織是否能提供語言學習的配套措施，建構更完整的語言學習環境，則是各政府機關在組織層級應該思考的面向。

21 世紀的語言學習，將會「從教室走出去」。在未來的語言學習環境中，將會注入更多的科技，有更多的虛擬實境被建造出來輔助語言的學習。我國要在 2030 年成為雙語國家，最重要的還是要有專責單位，協助各級政府，從中央到地方，規劃出最符合該機關的語言學習種類、方式與內容。2030 年成為雙語國家的目標，不僅全民要動起來，政府單位也必須思考公務人才教、考、訓、用的搭配，而在整合各單位需求的同時，也必須讓各單位思考如何提供「更好的公務服務」，這也是在新公務服務架構（new public service）中，非常重視的一環！

NATIONAL ACADEMY OF CIVIL SERVICE

國家文官學院

參考文獻

一、中文

朱景鵬 (2021)。歐盟語言政策與其成員國文官體系結構跨國比較分析。國家菁英，14 (1)，19-50。

行政院 (2018)。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。取自

https://bilingual.ndc.gov.tw/sites/bl4/files/news_event_docs/2030%E9%9B%99%E8%AA%9E%E5%9C%8B%E5%AE%B6%E6%94%BF%E7%AD%96%E7%99%BC%E5%B1%95%E8%97%8D%E5%9C%96.pdf

呂育誠 (2021)。雙語國家政策與國家考試制度興革方向。國家菁英，14 (1)，73-88。

NATIONAL ACADEMY OF CIVIL SERVICE

周如怡譯，John Evar Strid 著 (2019)。幾歲開始學英文最好？語言學教授：

打破迷思，成人也能學好新外語。天下雜誌

<https://www.cw.com.tw/article/5097768> 檢索日期：2021 年 5 月 2 日。

張煒雯 (2021)。雙語國家政策與我國雙語公務人才之培育。國家菁英，14 (1)，1-17。

教育部 (2020)。2030 雙語國家政策 (110 至 113 年)。取自

<https://ws.moe.edu.tw/Download.ashx?u=C099358C81D4876C725695F2070B467E436AA799542CD43DD55F44F76C8950FA0345952B63707BAF3A2863FAB05AE12B38DD1F6D5F239175539889E9A51E4218BF73678B015F5>

ED779FCC0E956BD1B49&n=4372855EF97F833B0A85BDFD84BDD8B37
14540C16B0A48DFC5CAD70A7EFF5E29C5AB7D19BBF7B0A47145DF5
24A92E0A3&icon=..pdf

黃明昌 (2021)。配合 2030 雙語國家政策之考選變革。國家菁英，14 (1)，
89-100。

二、英文

British Council. (2013). *The effect of English: The impact of English, what it's worth to the UK and why it matters to the world*. London: British Council.
<https://www.britishcouncil.org/sites/default/files/english-effect-report-v2.pdf>
。檢索日期：2021 年 4 月 30 日。

Cavalli M., Heyworth F., Newby D. (2019), *Changing contexts, evolving competences: 25 years of inspiring innovation in language education*,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, Strasbourg.

Cook, V. (2008). *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Language Teaching*. London: Arnold.

Council of Europe:

<https://www.ecml.at/TrainingConsultancy/Languageforwork/tabid/4351/language/en-GB/Default.aspx>。檢索日期：2021 年 4 月 30 日。

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20 Framework (2020). *Languages for jobs: Providing multilingual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the labour market*. Report from the thematic working group “Languages for jobs” European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.

FluentU, VR, TPRS and Beyond: 6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rends for 202:

<https://www.fluentu.com/blog/educator-english/english-language-teaching/>。

檢索日期：2021 年 1 月 5 日。

OECD (2017). *Skills for a High Performing Civil Service*, OECD Public Governance Reviews, OECD Publishing, Paris.

<http://dx.doi.org/10.1787/9789264280724-en>

Robinson, P. (2005). Cognitive complexity and task sequencing: Studies in a componential framework for second language task design. *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*, 43(1), 1-32.

Slivensky, S. (2019). *The changing nature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21st century society*. In M. Cavalli, F. Heyworth & D. Newby, (Eds.), *Changing contexts, evolving competences: 25 years of inspiring innovation in language education* (pp. 27-33).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, Strasbourg.

Smith, A. F., & Strong, G. (2009). *Adult Language Learners: Context and Innovation*. UK: TESOL Press.

Ushioda, E. (2017). The impact of global English on motivation to learn other languages: Toward an ideal multilingual self. *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*, 101(3), 469-482.

Ushioda, E., & Dörnyei, Z. (2017). Beyond global English: Motivation to learn languages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: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. *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*, 101(3), 451-454.